北夢瑣言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北夢瑣言

◀上一卷

卷五

下一卷▶

唐大和中，閹官恣橫，因甘露事，王涯等皆罹其禍，竟未昭雪。宣宗即位，深抑其權，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。公欲盡誅之，慮其冤，乃密奏榜子曰：「但有罪莫舍，有闕莫填，自然無遺類矣。」後為宦者所見，於是南北司益相水火。洎昭宗末，崔侍中得行其志，然而玉石俱焚也已。乾符後，宮娥皆以木團頭。自是四方效之，唯內官各自出樣。匠人曰「斫軍容頭」、「特進頭」，至是果驗也。

唐進士曹唐《遊仙詩》，才情縹緲，嶽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。一日曹往謁之，李倒屣而迎。曹生儀質充偉。李戲之曰：「昔者未睹標儀，將謂可乘鸞鶴。此際拜見，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。」時人聞而笑之。

李肇《國史補》云：「正元末，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，省中謔之為四君子也。」唐自大中至咸通，白中令入拜相，次畢相誠、曹相確、羅相劭權使相也，繼升嚴廊。崔相慎猷曰：「可以歸矣。近日中書盡是蕃人。」蓋以畢、白、曹、羅為蕃姓也。始蔣伸相登庸，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嘆曰：「不能伏事斯人也。」遽托疾離鎮，有詩曰：「成都十萬戶，拋若一鴻毛。」亦博陵之比也。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，即世日，天水嘆曰：「本以畢、白待之，何乃乖於所望。」歉其不大拜，而亦譏當時也。

唐乾寧中，荊南成令公汭曾為僧，盜據渚宮，尋即貢命，末年騁辯，每事標特。初以澧朗舊在巡屬，為土豪雷滿所據，奏請割隸。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，不為處置。由是銜之。相國出鎮番禺，路由渚宮，成令雖加接延，而常怏怏。饌後更席而坐，詭辯鋒起。相國曰：「令公位尊方面，自比桓文。雷滿者，偏州一夥草賊耳，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」成公赧焉而屈。東海文雅高談，聽之亹亹。成令雖甚敬憚，猶以嶺外黃茅瘴，患者發落，而戲曰：「黃茅瘴，望相公保重。」相國曰：「南海黃茅瘴，不死成和尚。」蓋譏成令曾為僧也，終席慚恥之。

唐大中初，盧攜舉進士，風貌不揚，語亦不正，呼攜為彗，蓋短舌也。韋氏昆弟皆輕侮之，獨韋岫尚書加欽謂其昆弟曰：「盧雖人物甚陋，觀其文章有首尾。斯人也，以是卜之，他日必為大用乎。」爾後盧果策名，竟登廊廟，獎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。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。所謂以貌失人者，其韋諸季乎。

唐大中初，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，有奇文，蜀自李白、陳子昂後，繼之者乃此侯也。嘗撰《魏城縣道觀碑》，詞華典贍。於時辭逢牧綿州，見而賞之，以其邑子延遇，因改名助，字次安，壯其文類王勃也。自幼婦刊建，薛使君列銜於碑陰，以光其文，雖兵亂焚蕩，而螭首巋然。好事者經過，皆稅駕而覽之。助後以瞽廢，無聞於世，賴河東公振發增價，而子孫榮之。其子樸仕蜀至翰林學士。

大中年，洪州處士陳陶者，有逸才，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，或露王霸之說。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，而以詩見誌，乃宣父之遺訓也。其詩句云：「江湖水深淺，不足掉鯨尾。」又云：「飲冰狼子瘦，思日鷓鴣寒。」又云：「中原不是無麟鳳，自是皇家結網疏。」又云：「一鼎雄雌金液火，十年寒暑鹿霓衣。寄與東流任斑鬢，向隅終守鐵梭飛。」諸如此例，不可殫記。著《癖書》十卷，聞其名而未嘗見之。

王贊侍郎，中朝名士。有弘農楊蘧者，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，談不容口。以階緣嘗得接瑯琊，從容不覺形於言曰：「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」瑯琊曰：「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，安得而見。」因之大笑。楊宰俄而選求彼邑，挈家南去，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。

唐僖宗皇帝蒙塵於蜀，朝士未集，闕人掌誥。樂朋龜、侯翮輩雖居翰林，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。高太尉鎮淮海，擁兵不進，與浙西周寶不睦，表章遞奏，各述短長。朝廷欲降詔和之，學士草詞，殊不愜旨。前進士李端有壯筆，軍容田令孜知之，召而與語，授以毫翰。李仍請酒，飲數杯，詔書一筆而成，文藻之外乃奇辯也，深稱上旨，除行在

知制誥，官至省郎。舊說李紳相鎮淮海，奏薦副使章服，累表不允。有一舉人候謁，紳相知其文詞，請撰一表，其略云：「當道地管八州，軍雄千乘。副使著綠，不稱其宜。」相國大喜，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。李太尉破昭義，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，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，皆務集事，非侵局奪美也。

錢尚父始殺董昌，奄有兩浙，得行其志，士人恥之。吳侍郎，趙州蕭山縣人，舉進士，場中甚有聲采，屢遭維縶，不遂觀光，乃脫身西上。將及蘇臺界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，吳謂必遭籠罩。須臾，紫綬者殊不相顧，促遽前去，至一津渡，喚船命吳共濟，比達岸，杳然失之。由是獲免，爾後策名升朝。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。

沈詢侍郎精粹端美，神仙中人也。制除山北節旄，京城誦曹唐《遊仙詩》云：玉詔新除沈侍郎，便分茅土領東方。不知今夜遊何處，侍從皆騎白鳳凰。」即風姿可知也。將凝侍郎亦有人物，每到朝士家，人以為祥瑞，號「水月觀音」，前代潘安仁、衛叔寶何以加此。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，時號「玉筍班」。

舊例，士子不與內官交遊，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，僖皇播遷，行至洋源，百官未集，闕人掌誥。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，因謁中尉，仍請中外，由是薦之，充翰林學士。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，亦出子方之門，皆申中外之敬。洎車駕到蜀，朝士畢集。一日，中尉為宰相開筵，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。張公恥於對眾設拜，乃先謁中尉，便施謝酒之敬。中尉訝之。俄而賓主即席坐定，中尉白諸相曰：「某與起居，清濁異流。曾蒙中外，既慮玷辱，何憚改更。今日猥地謝酒，即又不可。」張公慚懼交集。自此甚為群彥薄之。樂公舉進士，初陳啟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：「別於九經、書、史及老、莊洎八都賦外，著八百卷書，請垂比試。」誠有學問也。然於制誥不甚簡當，時人或未可之。

唐薛廷珪少師，右族名流，仕於衰世。梁太祖兵力日強，朝廷傾動，漸自尊大，天下懼之。孤卿為四鎮官告使，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，恐申中外，孤卿佯言不會，謂謁者曰：「某無德，安敢輒受令公拜。」竟不為屈。洎受禪之後，勉事於梁，而太祖優容之，壽考而終也。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為司徒，館中舊疾發動，蜀人送當醫人楊僕射，俾攻療之。孤卿致書感謝，其書末請借肩輿，歸京尋醫。蜀主訝之，乃曰：「幸有方藥，何不俟愈而行」堅請且駐行軒，公謂客將曰：「夜來問此醫官，殊不識字，安可以性命委之乎」竟不服藥而北歸。後唐相國韋公說仕梁為中書舍人，倅軺於錢塘。先是，錢尚父自據一方，每要姑息。梁主以河北、關西悉為勍敵，又頻失利於淮海，甚藉兩浙牽掎之，其次又資貢賦。凡命使臣遠泛滄溟，一則希其豐遺，二則懼不周旋，悉皆拜之。錢公亦自尊

大，唯京兆公長揖而已。既不辱命，識者異之，竟有巖廊之拜也。

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，累立軍功，因而疑之，潛欲加害。昌符愛妾周氏潛其無辜，密告之，由是亡去而獲免也。後為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，除威勝軍節度使，建節於彭州，撫綏士民，延敬賓客，洎僧道輩各得其所。厚於禮敬，人甚懷之。李昌符之敗，因令求訪。周氏既至，以義母事之。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，恐有好合之請。弘農告誓天地，終不以非禮偶之。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，雖厄在重圍，未嘗廢也。新理之所，兵力未完，遽為王蜀先主攻圍，保守孤城，救兵不至，凡十日而為西川所破而害焉。有馬步使安師建者，楊氏之腹心也，城克執之。蜀先主知其忠烈，冀為其用，欲寬之。師建曰：「某受楊司徒提拔，不敢惜死。」先主嘆賞而行戮，為設祭而葬之。

唐天祐中，淮師圍武昌不解，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。梁王與荊方睦，乃諷成中令帥兵救之。於是稟奉霸主，欲親征。乃以巡屬五州事，力造巨艦一艘，三年而成，號曰和州載艦。上列萬事洎司局，有若衙府之制，又有齊山截海之名，其於華壯即可知也。飾非拒諫，斷自己意，幕僚俯仰，不措一詞，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。舟次破軍山下，為吳師縱燎而焚之，中令溺死，兵士潰散。先是，改名曰汭，汭字即水內也。水內之死，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，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。改汭之名，和州之說，蓋前定也。

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，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，率東川兵以伐之。王蜀先主時為草賊，剽掠諸縣，乃擁手下兵投掌武，署為衙內指揮使，資其爪牙也，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。蜀主卑謙多智，事韋公甚謹。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，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，每欲攻城，請戎服臨陣，慮矢石所及，不敢近前。掌武曰：「軍人安敢無禮」東川都顯有唐吃人者，呼而戒之曰：「人肉何如豬羊」乃賜一緡俾充肉價，他皆仿此。重圍二年，蜀城已困，不日將下。一旦門外喧嘩，以軍糧闕乏，兵士擒曳掌武親吏駱別駕名誌者爨而啖之。由是懼罹其禍，遽托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。雖曰不武，斯亦用智自免也。

屯難之世，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。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，皆浙中人，頻舉不第，聲采甚著。錢尚父土豪倔起，號錢塘八都，洎破董昌，奄有杭越。於是章、羅二士罹其籠罩。然其出於草萊，未諳事體，重縣宰而輕郎官，嘗曰：「某人非才，只可作郎官，不堪作縣令。」即可知也。以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，章拒而見笞。差羅隱宰錢塘，皆畏死稟命也。章、羅以之為恥，錢公用之為榮。玉石俱焚，籲，可惜也！或云章魯封後典

蘇州，著《章子》三卷行於世。羅隱為中朝所重，錢公尋倍加欽，官至給事中，享壽考，溫飽而卒。

唐裴司徒璩性靳嗇，廉問江西日，凡什器圖障皆新其制，閉屋緘貯，未嘗施用。每有宴會，即於朝士家借之。在番禺時，鐘愛一女，選滎陽鄭進士以婿之。才過禮期，遽屬秋薦，不免隨計，無何到京，尋報物故。五教念女及婿，不勝悲痛，而鄭偶笑之，蓋夫婦之愛未深，不解思慮，非有他故也。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，五教念女早寡，不能忘情，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，因別適人。亂倫再醮，自河東始也。元禎少監、蘇涯中丞、賜紫楊玭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，說皆同。

歸登尚書每浴皆屏左右，自於浴斛中坐移時。或有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。性甚鄙嗇，嘗爛一羊脾，旋割旋啖，封其殘者。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，八座不見元封，大怒。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。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。

西川自唐劉辟構逆後久無干戈，人不習戰，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，蠻旗才舉，望風而潰。咸通中，長驅直抵府城，居人有扃戶而拒之，蠻亦不敢扣門也。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，里人相率數百輩叫噪而逐之，蠻一回顧卻走，如堵墻崩焉。自晝及暝，終不能擒致。其怯懦如此。王蜀先主時，雲南寇蜀。蜀軍勇銳欲吞之，俘擒啖食，不以為敵，與向前之兵，百倍其勇也。

咸通中，南蠻圍西川，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。戎車未屆，乃先以帛書軍號，其上仍畫一符，於郵亭遞之，以壯軍聲。蠻酋懲交趾之敗，望風而遁。先是，府無羅郭，南寇才臨，遂成煨燼，士民無久安之計。渤海規畫地勢，圖版築焉。慮畚鍤將施，亭堠有警，乃命門僧景山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。自下手築城日，舉烽直至大渡河，幾九十三日，樓櫓矗然，旌旆竟不行，而驃信詈栗不暇。兵以詐勝，斯之謂也。

唐天復中張道古，滄州蒲臺縣人，擢進士第，拜左補闕。文學甚富，介僻不群，因上《五危二亂表》左授施掾，爾後入蜀。先是，所陳《二亂疏》云：「只今劉備、孫權已生於世矣。」懼為蜀主所憾，無路棲托。洎逢開創，誠思徵召，為幕僚排擯，卒不齒錄，竟罹非命也。嘗自筮遇凶卦，預造一穴，題表云「唐左補闕張道古墓」，後果遇害而瘞之。人有獲其《上蜀主書》遺稿，極言僚寮掩其才學，不為延譽，又非違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。

唐貞元中，秭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嶽，帥符載徵召為文，竟汨沒於巴巫也。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，辭韻挺特，風調凜然，真得武都之刀尺也，號《巢居子》，有二十卷。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，俾搜訪之。書未達前三日，里人有家藏全集者，適遇延燔而煨燼之。嗟乎！鄙於覃生異時也，苟得繕寫流爇布，振彼聲光，而焚如之酷，何不幸之甚也！

唐羅員外衮，成都臨邛人，應進士舉，文學優贍，操尚甚高。唐大順中策名，不歸故鄉，時屬喪亂，朝廷多故，契闊兵難，備歷饑寒。蜀先主致書於翰林令狐學士、吳侍郎選書記一員，欲以桂陽應聘。外郎謂知己曰：「誓擁馬通衢，服弊布衣以俟外朝，無復西歸為魯國東家丘也。」竟通朝籍，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。蜀人有誌者唯外郎乎揚子雲二息亡，遺體葬於蜀，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哉！近代李頻、黃匪躬皆嶺表人，頻即遺其糟糠，別婚士族，黃即三十年不返鄉里，於時妻母俱在，又何心乎！

唐高測，彭州人，聰明博識，文翰縱橫，至於天文歷數、琴棋書畫、長笛胡琴，率皆精巧，乃梁朝朱異之流。嘗謁高燕公，上啟事自序，其要云：「讀書萬卷，飲酒百杯。」燕公曰：「萬卷書不易征詰，百杯酒得以奉試。」乃飲以酒，果如所言。僖皇帝幸蜀，因進所著書除秘校，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也。

韓昭仕王氏至禮部尚書、文思殿大學士，粗有文章，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，以此承恩於後主，時有朝士李臺嘏曰：「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，無一條長。」時人韙之。

唐武都符載，字厚之，本蜀人，有奇才。始與楊衡、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，楊衡擢進士第，宋濟先死無成，唯符公以王霸自許，恥於常調懷會之望。韋南康鎮蜀，辟為支使，雖曰受知，尚多偃蹇。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醮，請撰齋詞，於是陪飲於摩訶之池。符公離席盥漱，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，人分兩題，繞步池濱，各授口占，其敏速如此。劉辟時為金吾倉曹參軍，依棲韋公，特與譔《真贊》，其詞云：「矯矯化初，氣傑文雄。靈螭出水，秋鶚乘風。行義則固，輔仁乃通。他年良覿，麟閣之中。」洎京兆變故，彭城知留務，起雄據之意，符為其所縻，凡有代奏，愈更恭順。劉辟之敗也，幕僚多罹其禍，唯符生以箋奏稿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，長揖東下，棲於廬山，即前之《真贊》可謂有先鑒也。居潯陽二林間，優遊卒歲。南昌軍奏請為副倅，授奉禮郎，不赴，命小僮持一幅上於襄陽乞百萬錢買山，四方交辟，羔雁盈於山門草堂中，以女妓二十人娛侍，聲名藉甚於時，守道循常者號曰「凶人」。

唐光啟中，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，有若冰壺，以拔萃出身為邠寧從事。僖皇播遷，擢拜

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，內試數題目，其詞立就，舊族朝士潛推服之。。僖宗歸闕，除郡不赴，歸隱導江別墅，號臥龍館。王蜀先主圖霸，屈致幕府，先俾節度判官馮涓候其可否。馮有文章大名，除眉州刺史，田令孜拒朝命，不放之任。羈寓成都，為侯公軫恤，甚德之，其辟書即馮涓極筆也。侯有謝書上王先主，其自負云：「可以行修箋表，坐了檄書。

趙蕤者，梓川鹽亭縣人也，博學韜鈐，長於經世。夫婦俱有節操，不受交辟，撰《長短經》十卷，王霸之道見行於世。